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怀念

我的婆婆是后妈

麦黄时节 父亲离开了人间

□赵先德

我写我的父亲。一个平凡的人写他平凡的父亲。

我的父亲15岁时就没有了爹。那时他有一个四岁的妹妹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弟弟。他的母亲也整天病恹恹的，一碗水端不到嘴边。

15岁的父亲夜里2点要赶着骡子到村西30里外的泰安装上“顶子”(煤井下的顶柱)，然后回到村子里吃晚饭，第二天夜里2点再赶着骡子送到50里外的博山。回来的时候，常常因困倦而从骡子上摔下来，摔得鼻青脸肿。

我记事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只能坐一盘土炕的“南屋”，一到下雨天，需拿一个瓦盆接水。若是雷雨，躲在母亲的怀里，窥视屋外狰狞的夜眼，那分恐惧逼得父母只好拎起我们兄妹几个到西边的二姥爷家躲避一会儿。

父亲向生产队费尽口舌才得到了一个湾坑占据着的“宅基地”，于是先推土填坑，然后从5里路之遥的“杓山寨”往下运石料。有月亮的夜，搅得周围邻居一宿不安，没月亮的夜，则半宿不睡。有一回，邻居张大爷听到父亲的咳嗽声，以为起床赶莱羌东关大集的时间到了，结果，他推车出去30里路，还没有听到鸡叫，后来才搞清楚，我父亲也常常在没有月亮的夜里摸黑干一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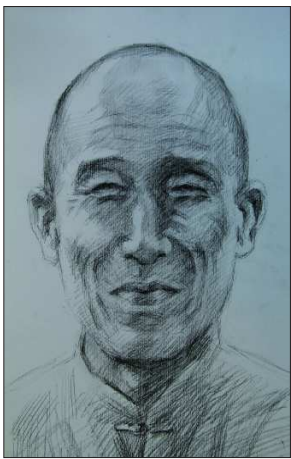
从山上运石料，往返10里，别说爬陡坡，即便是平坦大道，来回一趟也需1个小时，每天起床后，父亲总要在黎明前推两趟回来，然后再到生产队上工。

勤劳的父亲没有老人家对鬼神的笃信，但接受新事物并不快，不过，也有例外。新玉米种刚刚兴起来的那年冬天，父亲让我到20里外的口镇买种子，因借不到自行车，我没有去。那天风特别大，晚上还下了雪，老父徒步去口镇，晚上回来的时候已7点多钟，看着他冻成那个样子，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成人，第一次意识到成人不做人事的愧疚。

父亲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当他从梦中醒来，披上棉袄的第一件事，便是摸他的旱烟袋。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抽7分钱一盒的“鹊山”牌“洋烟”只有两年的时间。即便如此，那时为了订一本杂志而愁钱的我却表示反对。十几年以后，当我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在苦闷彷徨中一个人静坐，无意间摸到案头散放的香烟并燃起，在烟雾缭绕中，想一些远离尘世的事情，失去的童年、美好的恋情等等，才开始理解一个过早就当家主事的人在那个年代里是如何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的。但是，我和母亲都告诫父亲，抽烟会让他咳嗽得更厉害，这样下去，早晚要坏到这上面去。

恰恰相反，父亲没有栽到抽烟上，害他的却是那除秤砣以外都消受得了的胃。他住院的那年早春，天特别冷。在第二次搬家后的第二年，因有父亲从前推下的石料，就除了砖瓦为我盖房子。从一开工，他就每天早晨去乡卫生所看病。我们以为，除了咳嗽不会有其他症候的。谁料想，等房子接近尾声时，我有一次写稿到半夜，听到屋外大炕上

逝者档案



●姓名：赵继忠
●终年：57岁
●生前身份：农民
●籍贯：山东莱芜漫道村

躺着的父亲呕吐起来。第二夜又是那样。凭我有限的医学知识，我猜想他不是什么小毛病。父亲却坚持到卸下架子才在一个料峭寒风的傍晚，由我陪着搭乘军队农场的货车去了50里外的莱城。

父亲的腹腔已积水明显，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用手一摸，就得出结论为肝硬化腹水。当时，父亲在布帘子后面，医生和我说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从医院出来，父亲坚持要回家，他说：“不看了。”我告诉他，那个医生看得不准，半夜里往外吐东西是胃里的毛病。我打算另找人给他看一下。

一个刚刚下学的学生，哪有认识人？好歹想起来给我送过信的乡邮递员刘向阳，他的母亲在市人民医院化验室。于是通过他的母亲，找到了外科的主任。记得当时，那位主任用麦秸粗的大针管从父亲那积水的腹腔中抽出了一管液体，让刘向阳的母亲化验有无“Ca”细胞。从那时，我对“Ca”这个符号的恐惧就胜于它所代表的汉语意义。那时候，化验结果要等两个月才能出来。漫长的60天何时才能结束？

一星期以后，我用自行车带着父亲来到冶金部的一个矿山医院。所幸，我读六年级时的一位老师就在那个医院里，父亲被收进病房。父亲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院治疗。我也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护理。父亲不相信自己所生的病会结束，他还未来得及设想的人生。而我，尽管知道他病得不轻，很可能是癌，然而，却意识不到父亲会和我永远地分离。17岁的少年，哪经历过生死之别？父亲不会离开我。他才57岁，在这种痴妄中，天气在一天天变暖，窗外的小麦一天天变绿，拔节。

透视终于完成，并拍了片，片中显示，胃窦处有大块阴影，医生说是肿块。两星期后，又做

了胃镜检查。医生却迟迟不能决定是否给父亲动手手术。有一天，父亲让我陪他到院外看看，来到医院附近的地头，看着拔节抽穗的小麦，含苞待放的油菜花，父亲对我说：“咱回家过完麦再回来吧。”我告诉他，病已查明，胃下部长了点东西，做手术切去就好。父亲认真地问：“耽搁收麦吧？”我说：“不会。”他说：“长东西不要紧，只要不是癌就行。”在他的意念中，癌是个很抽象的概念，肿瘤不是它的载体。我忍着泪又一次告诉他，不会耽搁过麦的。

对于父亲的病，医生没有明确的分析有无必要开刀，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当时的我及家人，也认准了只要动手术，病况就会好转。做手术的那一天早晨，天灰蒙蒙的。在我们一家看来父亲的手术是塌天的大事。那一天，我兄弟二人，我的两个叔叔，在滴着小雨的手术室外等了整整5个小时。在那5个小时里，我不知道父亲出来以后会怎么样，我以后会怎么样。

七天以后，父亲的刀口愈合起来，护士给他拔去了所有的橡胶管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刚刚恢复知觉的那一刻开始，就不住地拿眼瞅窗外的麦野，当护士解释可以吃点流食的时候，父亲说：“庄稼肚子，就是不消化秤砣，吃啥都行。”

麦子一天天变黄，父亲却没有明显的好转。尽管手术后，医生告诉我还能活半年，我还盼着能出现奇迹。

终于有一天，医生叫我到办公室告诉我，我们可以出院了。听说出院，父亲精神大为振奋。这之前的几天一直是阴天，到出院的那一天，太阳出来了，异常温暖。我借了一个小木车将他推到5里以外的公路停车点，然后再将车子推回去。当我返回来的时候，看到父亲仰躺在土堰上，尽情地享受多日不沐的阳光润泽，就像每次劳动后的小憩。三个月前，他还和我爬到村前很高的山上往下推薄板……我不敢想，不敢在即将正午的阳光下想未来。

父亲回到家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是：我寻思回不来了呢。没想到，他在他日夜期盼返回的家里只活了15天。

15天。人们从那滚动着庄稼人血汗与命根子的青野里回来的时候，当火热的太阳收获了一个金黄的麦季的日子，父亲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时时想起那个可怕的阴霾之天，我们兄弟二人及两位叔叔在医院手术室门外等候的分分秒秒，想他从医院回家后，有人提议给父亲请神婆时，从来不信鬼神的父亲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竟然同意，说：“大家都信，咱就请吧，要不人家说孩子不孝顺，庄稼土孙，孩子的名声要紧。”

孩子的名声。一个父亲用生命、心血为儿子的名声做一个注解，做一次警示。

活了57年的父亲一生只留下一张泛黄的一寸照片，已无法翻拍，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恳请著名国画家老冉先生根据那张照片画了这一张素描画像。

□王举芳

老公的妈妈不是亲的，从开始恋爱到结婚，家里没有给我们一分钱，包括买房子这样的“大事”，婆婆家里也没有给我们“支援”。每当看到姐妹们从婆婆家里得到这样那样援助的时候，我就迁怒老公：你为什么是后妈呢？要是亲妈，总不会这么狠心的。

因是后妈的缘故，老公很少回老家，我们的生活就以小家的二人世界为中心。结婚几年了，仍觉得和婆婆有生疏感，就别说是多么亲热了。

我快要临产了，阵痛来临，老公给家里打了电话，婆婆和大嫂很快就来到了医院。安全产下女儿后，婆婆就把老公和大嫂打发走了。

医院产妇产特别多，我们没有占到床位，只好呆在走廊里。农历十月的天气，正是没有暖气的那段“寒冷日子”，走廊里特别冷，婆婆把家里拿来的被子全给我和孩子盖上，自己只披了一件老公的单衣。

那晚，我对老公说，让他替婆婆陪床。婆婆说什么也不愿意，她说男人不懂得怎么伺候月子，更不懂侍弄刚出生的孩子。

一连好几天，婆婆都坚持一个人在医院照顾我和孩子，白天黑夜地熬。

那晚，又有产妇住院，需要将我床头的东西挪一下，我却找不到婆婆，原来，她躺在地上睡着了。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和老公很少回老家。

那天，有人敲门，原来是老家的邻居。他说：你婆婆给

你捎来的菜、鸡蛋还有油和面，她从电视上看了那些关于地沟油的报道啥的，天天唠叨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啊，回家带点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

看着眼前的绿色蔬菜，我终于明白：婆婆虽然不是亲的，但她是爱我们的，她也有颗母亲心。

农历四月十八，我们这里有给亲人买新衣的风俗。我为婆婆和公公各买了一件衣服。婆婆乐得合不拢嘴，嘴上说着“花这冤枉钱干啥，我一个农村老婆子，糟践了这好衣裳”，却看着身上的新衣服，欢喜得像个孩子。

婆婆有一个亲女儿，却很少来往，公公说：她怕别人说她偏心。有时候实在想女儿，婆婆就自己偷偷地抹眼泪。是啊，她是后妈，但也是亲妈啊，一颗母亲心，分了好几瓣。

我和大嫂商量：给婆婆的女儿打电话，就当亲姐妹处，走到一个屋檐下，就是亲姐妹。

婆婆很高兴，看着和和气氛的一家人，我看到她的眼角有泪光闪烁。

人心都是肉长的，媳妇和婆婆相处，两好一好，其实对媳妇来说，婆婆无所谓亲不亲，因为都是“碰”来的娘，只要心里没有芥蒂，婆婆和亲妈没什么区别。

婆婆和媳妇都是女人，母亲心，婆婆有，媳妇也有。

天兴生团杯
孝行齐鲁·爱在人间
《婆媳好故事》有奖征文
征文时间：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
主办：齐鲁晚报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协办：山东电视台 山东电视台

投稿邮箱：
www.3207@163.com

人间

你们一定要幸福

□流沙

我一直认为张柏芝是一个很有母性的人。看她生了两个，还准备生第三个，明星里面，真是少见。

锋芝婚变，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就担心她的那对儿子怎么办，一个母性泛滥的女子，最大的伤害恐怕不是离婚，而是担心儿子因为父母离异导致情感缺失，那将是一个人一生中无法磨灭的灾难。

现在又有了八卦新闻，当时表示“我要离婚”的张柏芝至今不肯签署离婚证书，传言她向婆婆拉姑认错，表示自己无心离婚，愿意把新买的世纪大厦加上谢霆锋持有，也不要 Ocean Bay 豪宅，等于放弃了2亿港元，只为挽回摇摇欲坠的婚姻。若这条新闻属实，那么张柏芝此举显然是为了儿子，那就令人堪怜了。

都说“婚姻是为孩子准备的”，这是一种教育视角。也有人认为，婚姻是为爱情准备的，这是一种情感视角……不同的人对于婚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父母的婚姻之于孩子而言，就是孩子的“天”和“地”，母亲就是他们的天，父亲就是他们的地。缺了天，少了地，都不行。

锋芝虽大红大紫，但此间道理，自然都懂。除非两人矛盾不可调和。

看浙江卫视的一个外来务工者的亲子活动，一群与父母分离多时的孩子从外地来到杭州与父母团聚，有的孩子与父母已经多年不见了，他们的联系只能通过电话。在那段视频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主持人喊出“请孩子马上归位”时，二十多个孩子全部站在父母之间，没有一个是站在父母一侧的。没有人

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有一个9岁的孩子，早些年就让他自己睡，但孩子经常对我说，一个人睡到半夜会醒来，他还是喜欢三个人睡在一起，而且还要睡在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位置，他说睡在爸爸妈妈中间的时候，睡得最香。

这就是一个孩子的真实的心理感受，睡在爸爸妈妈中间时，他才觉得最安全，最可靠，梦乡最甜。

如果一对夫妻没有认识到“婚姻是为孩子准备的”，那么这对孩子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教育专家认为，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最初来自于家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最早的人际关系，他成长过程中一切的发展都有赖于这个关系。如果一个孩子从出生直到长大，在家庭中如果没有受到重视，或者缺失了父亲或者母亲的关爱，那么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其中，孩子与父亲关系是服从关系的雏形，而与母亲的关系就是与人相相处关系的雏形。在微软公司的面试中，就有可能问到一个问题：你与母亲的关系好不好？如果一个人与母亲关系很好，那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可以融洽地处理与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

婚姻是一种责任，不走进婚姻，就不会体会到婚姻的个中况味。有了孩子之后，将会改变两人的想法，因为婚姻不再是你们两个人的游戏，而牵扯到了你们的孩子，本来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只是两个人的事，现在却不是了。

请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么，婚姻注定就是为孩子准备的，请你们一定要幸福。